

宋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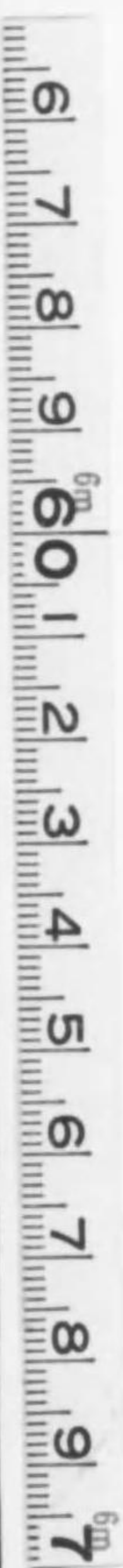
第廿六冊

特279

特279-276



76



始



第四百廿六號

特279
276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六 起乙丑至壬申凡八年

高宗十七

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春正月戊子增太學外舍生額

至千人壬辰帝親饗先農于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

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

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

勞賜耆老嘉與世躋于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

通鑑卷七十一
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冊、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先是知度州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修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二月辛丑、割豐陽乾祐二縣畀金人、壬寅、毀諸路淫祠、癸丑、建秦檜家廟、二月庚午朔、建武學、置弟子員百人、辛卯、造秦檜家廟祭器、夏四月戊午、立選試武士弓馬去留格、五月、金韓企先卒、企先爲金右丞相、每欲爲官擇人、專以培植獎

金韓企先

勸後進爲已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子、號稱賢相、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爲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說訕、凡見女真人、率以曠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至是唐括斡等言、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歿自吾分、至于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歿、士談瓊孫也、秋七月壬申、張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

張咸

許氏

似

貶浚

通鑑卷七十六 宋紀
 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歿於斧
 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
 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
 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
 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
 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浚于
 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
 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八月辛丑築高禩
 壇 九月甲戌復命何鑄等使金請國族 冬十月
 戊戌帝觀新作禮器于射殿撞景鐘奏新樂 十一

月庚辰置御書院 十二月戊戌慧見西南方 是
 月金遣使如西遼殺之先是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
 耶律大石與其國鄰大石已死金遣粘割韓奴與其
 使俱往遼主遇之于野韓奴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己巳命諸路收試中原流寓
 士人己卯禁監司郡守進羨餘壬辰以李若谷參知
 政事何若僉書樞密院事 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尋
 貶江州居住 三月乙亥何若罷己卯以段拂參知
 政事 夏四月己亥以汪勃僉書樞密院事 金主
 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雖初年國

金殺其臣

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後裴滿氏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于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儆、趙益、興龔、夷鑿等。五月己巳，貶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秦檜惡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六月乙卯，禁招安盜賊。秋七月辛巳，太白晝見。戊子，以吳璘充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八月癸卯，

貶皓

張宗元

趙汾

應辰祭章

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會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宥，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歿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歿。天下聞而悲之。時汪應辰通判袁州，鼎子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歿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

胡寅

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為死黨符移訊鞫遍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鼎字元鎮解州人其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賫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初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桂陽軍安置未幾副四川宣撫司至是罷冬十月辛卯朔日食己未臨安府甘露降十一月丁卯復賜進士聞喜宴十二月金及蒙古和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

罷剛中

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強兀术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字極烈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于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段拂

十八年金皇統八年春正月己巳幸天竺寺遂幸玉津園二月乙未段拂罷拂聞趙鼎歿于海南為之歎息秦檜怒侍御史余堯弼論拂與小臣私交漏洩政機遂罷為資政殿學士尋落職與國軍居住辛亥聽趙鼎歸葬三月壬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秦檜問

胡寧

救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以爲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寧宏第也。夏四月戊子朔，日食。庚子，秦熈乞避父子共政，罷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壬寅，命熈恩禮視宰臣，班次亞右僕射，以示寵異。甲辰，賜禮部進士王佐等三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朱熹，熹時年十九，先是以舉人有勢家行賂假手濫名者，諭有司立賞格，聽人捕告，自是弊習稍革。五月癸未，放浙東副摠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謂其欲私取故妻于金，降爲平海軍承宣使。台

朱熹

李顯忠

天下有司宜知

州居住。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爲人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爲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爲省臺要職，引裕爲兵部侍郎。秋七月，寬諸郡襍稅，帝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

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
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
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八月丙
申汪勃罷丁酉以詹大方僉書樞密院事禁州縣
士民餘詞舉留官吏閏月甲子命臨安平江淮東
西湖北三總領所歲糴米百二十萬石以廣儲蓄
九月丙午詹大方卒冬十月丙辰以余堯弼僉書
樞密院事金兀朮卒金自粘沒喝死撻懶蒲盧虎
等皆有自爲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
則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爲粘沒喝後惟兀朮一

儲蓄

竄胡銓

王廷珪

人耳十一月己亥竄胡銓于海南初秦檜諷司諫
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
贈銓語涉不平至是新州守張棗承檜旨論銓與客
倡誚謫訕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棗提舉湖北常平
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閩人倪譽爲守聞棗以
巧中遷官取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寘
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譽卒事乃解潘良貴卒
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出入三朝
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
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計輸帛數尺

而已。有磨鏡帖行于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之類是已。世以為名言。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殿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葉夢得卒，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嘗學蚤成，多識前言，往往行舉紹聖四年進士，歷官論奏行業，具有經濟，但受蔡京薦引，不協士論，或併其所長而沒之。雖時與京有抵牾，亦弗錄也。易曰：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

十九年

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後廢主亮天德元年

春正月甲申朔，以皇

太后年七十，帝詣慈寧殿行慶壽禮。朱熹歸婺源

拜省丘墓宗族。二月丁丑，禁湖北溪洞用人祭鬼

及造蠱毒犯者保甲同坐。三月癸未朔，日食。夏

四月丙寅，秘閣修撰張邵上奏，檜在金國代徽宗與

粘沒喝書藁，詔付史館，以邵為徽猷閣待制。鄭剛

中移封州安置。子良詞除名。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

壞金主寢殿，鴟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

避之。越五日，有龍鬪于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

張邵不終

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歿傷者數百人、五月

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

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

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完顏亮為太

保、領三省事、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

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六月丁巳、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謫、訕

停官、辰州編管、秋七月壬寅、頒諸農書于郡邑、

八月辛未、刺浙東諸州強盜當配者、充沿海諸軍、

九月戊申、命繪秦檜像、仍作贊賜之、劉勉之卒、勉

金殺學士

重農

劉勉之

譙定

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
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
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
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嘗從程頤遊
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
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
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
來、日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
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
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

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墮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寘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

不取亦免
禍之道
朱松

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弃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寔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

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為仙云。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

金殺弟殺后

金內亂故使秦檜贊微功於和議天之厚其毒也

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金完顏亮弑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

金弑主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宋紀
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啓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辦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辦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

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旣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爲左丞相唐括辦爲右丞相烏帶爲平章政事謚裴滿后爲悼平皇后廢竄爲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

金天德二年

春正月丁亥秦檜入朝殿前司軍士

施全挾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壬辰詔磔全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以自

施全

有生氣

通鑑卷之六十一
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弒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啣之至是追尊幹本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二月庚戌禁民春月捕鳥獸三月癸未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僉書樞密院事遣堯弼

金徒單氏

李孟堅

使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以上皇玉帶附遺于帝其秘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丙申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州初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宥孟堅除名編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

宗穎
程瑀
許忻
賀允
中
吳元許
楊煒

沈長卿
王耀
吳元美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耀
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
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爲譏毀大臣且言元
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謂當遠竄夏
四月癸酉置力田科募民耕兩淮閒田從知廬州吳
達請也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
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
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啣之將盡誅焉
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
魯左丞相唐括辦判太宗正事胡里甲繫鞫至則殺

吳達

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
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
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
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
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卿男婦
代朕事卿也五月癸未秦檜上中興聖統六月
癸亥加秦熺少保秋七月丙子罷招刺禁軍八月
月甲辰朔雷州守臣王耀坐交通趙鼎李光停官
九月甲申太常主簿吳元美坐譏毀大臣貶容州編
管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离喝等夷其

安誠

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歸上變遂殺撒离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戊辰右廸功郎安誠坐文字謫訕編管惠州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 二孫墳堪扶掖升殿不拜

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癸未以兩淮民復業未久

寬其稅賦 金置國子監 二月壬戌以巫伋為金

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

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癸亥以余堯弼兼僉

書樞密院事 授朱熹為泉州同安主簿 三月金

大營宮室于燕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

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

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

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

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

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

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

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 夏閏四月丁亥賜禮

金謀徙燕

趙達

周必大

部進士四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得趙達為第一又得周必大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啜胡魯子胡里刺胡失打秉德第弘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弘里妻高氏為修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恐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

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姪之女也秋七月辛亥除薪米稅八月辛未秦檜上重修諸路茶鹽法壬申韓世忠卒世忠字良臣延安人性驍直以布衣應募致位王公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劉

成閔
解元

劉寶岳超

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也及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至是卒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冬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學田為勢家侵佃者命提學官覺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絕產以贍學戶部議併撥無救額菴院田詔可初閩以福建八郡之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為福州始貿易取貲迨張守帥閩上倚以拊循凋瘵存上等四十餘剝以待高

韓彥舉

僧餘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民皆便之

王之奇

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丁酉編管王庶二子之奇

王之荀

之荀于嶺南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

葉三省

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謫朝廷編管于梅容州甲辰

王遠

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言涉謗訕安置三省于筠州遠于高州丁巳遣司農丞鍾世明詣福建路籍寺觀絕產田宅入官其後歲入錢三十四萬緡夏四月丙子

巫伋罷辛巳以章復僉書樞密院事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語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皇恐而退中丞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五
 月襄陽大水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秋九月癸丑章復罷冬十月甲戌以宋樸僉書樞密院事
 庚辰以黃巖縣令楊焯誹謗貶萬安軍編管知台州蕭振貶池州居住十一月金葛王烏祿為濟南尹妻烏林荅氏儀容整肅金主亮召之烏林荅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

金烏林荅氏

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監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春正月己酉以李顯忠為寧國軍

節度使二月辛未改虔州為贛州三月金主亮

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原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王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遷循友知建康府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

安置滕州。夏四月，朱熹將赴同安，往見延平李侗，遂受學于其門。初，楊時倡道東南，從游者甚衆，而得其傳者唯羅從彥一人。侗又得從彥之傳，而樂道不仕，故熹特師之。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歿，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借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五月庚寅，禁州縣以私意籍罪人貲產。乙卯，立淮南諸州舉人解額。六月己卯，潼川大水，平地丈

五尺，歿者甚衆。秋七月戊戌，從秦檜所請，命合州取綦崇禮草檜罷相制所受墨敕。壬寅，朱熹即同安任，篤於學校，爲文勸喻之，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之學者，唯事科舉，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怠遊而不知反，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而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而不能者。其誨人之切如此。」

史才

八月己卯、賜秦檜建康府永豐圩田。九月庚子、以廷臣言、禁採鹿胎。冬十月戊辰、宋樸罷。壬申、以史才僉書樞密院事。先是、才為諫議大夫、上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均利。從之。十一月乙丑、以經筵終帙、賜宰執講讀等官宴于秘書省、遂為故事。十二月癸未、禁民車服踰制。閏月丙申、命檢正都司官、詳定郡守所上利病以聞。

水利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七 起癸酉至乙亥凡三年

高宗十八

紹興二十四年金貞元二年春正月癸酉初詔郡國同以

八月十五日試舉人戊寅地震金右丞相蕭裕恃

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

忍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

禧之孫事覺伏誅三月乙亥賜禮部進士三百五

金誅蕭裕

楊萬里

虞允文

十六人及第出身是科得楊萬里虞允文始推藝
州路茶夏四月丙戌詔諸路招補三衙諸軍五月
月癸丑朔日食金始置交鈔庫金以銅少造鈔引
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
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
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工墨錢十
五文公私便焉六月癸未汪藻卒藻字彥章饒州
德興人舉崇寧二年進士乙科先與王黼為太學同
舍不相能比黼為相黜通判宣州遂上書請祠寓居
晉陵凡八年屢起屢罷竟卒于永州雖居官三十年

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多所著述人競傳
之葬于宜興陽羨後塢癸巳史才罷甲午以魏師
遜僉書樞密院事秋七月癸丑張俊卒戊寅帝幸
俊第臨奠俊字伯英鳳翔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
於羣盜年十六為三陽弓箭手宣和初從攻夏人始
授承信郎握兵最早屢立戰功為兵馬大元帥封清
河郡王拜太師帝於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
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以敷文閣待制秦墳修
撰實錄院初知貢舉魏師遜等議以秦熺子墳為榜
首上讀其策覺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

其醜愈彰
為之奈何

通鑑卷之七十一 宋紀
二
墳第三時檜之子姪姻黨皆在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墳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八月壬辰禁百官避輪對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冬十月壬午蠲旱傷州縣租賦大理寺丞周環言臨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為積水所侵緣溪山諸水併歸太湖自太

周環水利

白茅浦

湖分二派東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東北一派由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決浦故道俾水勢分派流暢實四州無窮之利詔兩浙漕臣視之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丁卯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僉書樞密院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齷齪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方侯高罷至此年參預政者纔四人而已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通判武岡軍方疇坐通書胡銓貶永州編管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于宮壽寧縣

方疇

通鑑卷之七十七 宋紀
主什古幹，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兀木之女也。師姑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郕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于師姑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撒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其觀之。常于臥內，遍設地衣，保逐為戲。

洪興祖

魏安行

十二月丙戌，以故龍圖閣學士程瑀有論語講解，秦檜疑其譏已，知饒州洪興祖嘗為序，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鏤板，至是命毀之。興祖，昭州安行欽州編管瑀子孫，亦論罪。壬寅，刺諸路編管人充廂軍。西遼耶律夷列歿，其妹普速完權國事，子幼故也。普速完自號承天皇帝太后，謚夷列曰仁宗。

芮燁

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春二月壬寅，常州通判沈長卿、仁和縣尉芮燁，以作詩譏訕除名。長卿，化州燁武岡軍編管。三月壬申，地震。夏四月己酉，施鉅罷，以鄭仲熊兼權參知政事。五月丁未朔，日食。六月，鄭

仲熊罷以湯思退僉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京。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汴之宮室盡焚。亮大怒。杖殺長寧。秋七月甲戌。封李天祚為南平王。八月辛巳。下趙鼎子汾等于大理獄。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

謀起大獄

令矜

趙汾

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矜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壽論趙汾與令矜飲別厚費。必有姦謀。詔送汾令矜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丙戌。以董德元參知政事。秦檜門人也。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行至南雄。卒。皓字光弼。鄱陽人。始舉進士時。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不允。歷官徽猷閣待制。為金國通問使。久稽北庭。為金人所敬。

天

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竟爲秦檜所忌不死于敵而死于讒慝聞者悼之乙未帝幸秦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子熺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預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熺猶遣其子墳與林一飛鄭柎夜見臺諫徐嘉張扶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進少師皆致仕墳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檜死年六十六檜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鄰國之權盟謹國是之搖動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敦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

沈虛中

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窞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專務羅織執政惟取備員甫入輒出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立久任之

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
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歿猶及門檜每事與
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
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
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歿
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遂命貢院
遵故事凡合格舉人有權要親族並令覆試仍奪秦
墳出身初秦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
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
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

高登

舉人覆試

楊存中

虜如天羊
易喜易怒
劉豫可誅
王倫可繼
特不相秦
檜必不濟
不相檜十
九年必不
濟然不還
梓宮不于
地則中國
必不信檜
既還既予
遲遲入寇

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
朱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
捷告恢復之勢益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
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
口攘却眾謀熒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
破士大夫徂于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
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
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
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無
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萬歎不足贖也

會金之內
亂耳

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僕散
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
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
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
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答我有子如是寧忍答乎叱杖
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
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
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丁酉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
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兼知臨安
所曹泳于新州端明殿學士薛仲熊朱敦儒王彥傳

湯鵬舉

杜思且皆罷辛丑徙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皆出為
他官 十一月壬子以魏良臣參知政事乙丑復洪
皓官釋張祈獄庚午詔監司郡守事無巨細皆須奏
聞裁決毋得止上尚書省臣寮薦舉人才必三人以
上會疏 辛未知建康府王會及列郡守臣王昉王
鑄鄭僑年鄭震方滋俱以諂附貪冒罷 以趙逵為
著作佐郎初秦檜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脅
息欲收逵置門下自東川僉幕召至一見光範檜喜
接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逵對以貧未能
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舟楫費逵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怫檜意者，逵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不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獮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邪？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醜禍不淺矣。會檜得疾死，上微聞其事，至是召逵入對，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十二月甲戌朔，詔曰：臺諫風憲之

重臺意亦
破虜要策

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詔聽張浚折彥質、萬俟卨、段拂各自便，量移李光、郴州安置。戊寅，鄭億年責南安軍安置。壬午，詔監司守臣禁羨餘，罷權攝戢苞苴，節宴飲。詔前後告訐者，莫汲、汪召錫、陸升之等九人除名，廣南編管。甲申，命胡寅、張九成等二十八人，並令自便，仍復其官。乙酉，董德元罷。甲午，以沈該叅知政事。乙未，追貶王會、循州編管。丙申，復張浚、折彥質、趙汾、葉三省、王趨、劉官

任盡言

官移胡銓衡州。丁酉，禁川廣貢真珠文犀。召湯鵬舉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以啓賀之曰：伏審光奉明編，榮躋橫榻，國朝更西都三府之制，故御史不除大夫，端公居南司五院之中，與獨坐迭爲憲長。自昔雖稱於雄劇，比歲或乖於選掄，污我霜臺，賴公雪耻，輒陳管見，少助風聞。靖言有宋之奸臣，無若秦檜之巨蠹，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之。二百年列聖之貽謀，掃地盡矣。乃若糊名而較藝，亦復肆志而任私，敢以五尺之童，連冠兩科之士，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

在檜皆爲小疵此啓雖名糾彈其實回護

之恩，峻立刑誅，鉗當世縉紳之口。一時謫籍，半坐流言。父子至于相持，道路無復偶語。每除言路，必預經筵，蓋緣乳臭之雛，實預金華之講，受其順旨，應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逮政府樞庭之有關，必諫官御史而後除，所以復鷹犬之報，而搏吠已憎。疎鴛鴦之班，而孤危主勢。私竊富貴之勢利，豈止于子孫而爲臣。仰奪造化之鑪錘，至不容人主之除吏。方當宁之意，未罪竇嬰而在位。臣專阿王氏，致學官之獻佞，假題目以文姦，引前代興王之詩，爲其孫就試之識，旋從外幕，擢至中都，冀

何功之有
檜大罪在
賣國降虜
若啓中所
云擢髮難
數蓋是時
和議方熾
故置之不
言以逢時
局

招致於妖言。啓包藏之異意。忠憤扼腕。智識寒心。上愧漢臣。既乏朱雲之請劍。下慙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坐令存沒之姦。備極寵榮之典。正緣和議。常贊睿謀。故聖主念功。務曲全於體貌。然憲臺議罪。當明正於典刑。賞當功。所以示朝廷之至恩。罰當罪。所以貶臣子之大戒。政若偏廢。國將若何。敢爲上言。莫如君重。恭惟侍御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自親擢於中宸。即大符於民望。明目張膽。士林日誦於讜言。造膝沃言。天下咸受其陰賜。雖直道盡更其覆轍。而宏綱獨漏於吞舟。惟九重之委任寢隆。故四海之責望尤

備願言彈擊無置渠魁。矧今日之新除。有昔人之故事。韋仁約自稱鵬鶚。才固絕倫。張文紀不問狐狸。惡惟誅首。縱黃壤之已隔。在白簡以難逃。使六合之間。忠義之心如日。九泉之下。邪佞之骨常寒。庶幾紹興湯御史之名。不在慶曆唐子方之下。其他世俗之詔語。諒非方正之樂聞。側聽褒遷。別當修致。鵬舉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奸諛膽落。盡言其助也。

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壬子、省諸州稅場、以寬商賈、甲子、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官、二月

乙酉進士林東追諂秦檜上書狂妄英州編管右朝奉郎林一飛坐指使林東責監高州鹽稅辛卯魏良臣罷庚子左朝散大夫王職直徽閣呂愿中坐黨秦檜各貶竄三月甲寅以邊事定罷宰相兼樞密使乙丑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寘典憲夏四月戊戌罷鄉飲酒舉士法

邊事何日定

梁勛

此疑未決是大本不務徒尋按

五月壬寅以沈該萬侯嵩爲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爲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受以爲非檜黨遂信任之六月丁丑以程克俊參知政事乙酉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辛卯以秦檜父子所修日曆失實命史館重修是月靖康帝卒于金秋七月丁未彗星出井詔求直言辛酉雨水銀八月戊寅革正前舉登第秦墳曹冠等九人出身以淮南提舉朱冠卿言秦檜挾

程王並斥真奸言

朱冠卿

張綱

私廢法。頃等皆其子孫親戚。門下儉人。于是有官應試者。所授階官。易左爲右。白身者。駁放。占用。省額。復還後科。辛卯。程克俊罷。甲午。以張綱參知政事。綱初爲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臥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九月乙巳。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丙午。立互易薦舉坐罪法。壬子。詔成都潼川兩路漕臣。同制置茶馬司。審度四川財賦利害。其實惠得以及民。調度可以經久者。條具以聞。冬十月己巳朔。詔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者。許自陳釐正。乙

誦張浚

未。王會移瓊州編管。以宋貺黨附秦檜。責梅州安置。丁酉。復安置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已。令臺臣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爲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虜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謂虜可信。莫爲之備。沈該。方俟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乃上疏極言。沈該。方俟。高湯。思退。謂敵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

鵬舉不終

唐文若

哲等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惑遠方生患、遂復永州安置、改光祿丞唐文若爲秘書郎、文若爲文思箴以獻、其畧曰、於赫我皇、兵旣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戍弭兵、春秋所懲、蕭澆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強矣、縱弛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閏月丙午、罷廉州貢珠、己酉、命軍人願歸農者、人給江淮

湖廣荒田百畝、復其租稅十年、以諸路賣官田錢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糴本、初、盡鬻官田、議者恐佃人失業、未賣者失租、侍御史葉義問言、今盡鬻其田、立爲正稅、田旣歸民、稅又歸官、不獨絕欺隱之弊、又可均力役之法、浙東刑獄使者邵大受亦乞承買官田者、免物力三年、至十年、於是詔所在常平沒官戶絕田、已佃未佃、已添租未添租、並拘賣、十一月丙戌、裁定六曹寺監百司吏額、十二月庚申、賞應詔論事切當者、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八

起丙子至己卯凡四年

高宗十九

紹興二十七年

金正隆二年

春正月戊子命侍從各薦宗

室京朝官才識治行者二人二月戊午以湯鵬舉

參知政事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

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

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

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整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儵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某國朕伏而謝出

王十朋
劉清之
胡晉臣

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殿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今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南牧之議矣三月丙戌賜王十朋等進士及第出身是科又得劉清之胡晉臣辛卯万侯高卒高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始附秦檜殺岳飛旣而忤檜去及檜歿帝將反檜所爲召高爲相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夏六月甲辰命臣寮轉對盡忠開陳毋

應故事、戊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秋七月癸酉、戒監司、舉劾守令、勿得觀望徇私、

八月乙未、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癸酉、張綱

陳康伯罷、以陳康伯參知政事、丁亥、校書郎葉謙亨言、祀

典不當、請敕禮官酌取祭祀之式、定為一書、名曰紹

興正祠錄、以為恒制、詔從之、冬十月癸卯、築通泰

捍海堰、十一月丁亥、湯鵬舉罷、朱熹任

同安、四考滿罷歸、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于

學、十二月甲午、詔廣南經畧市舶司、察番商假託

入貢、

吏治

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正月壬午、禁諸路二稅折納增

價、朱熹以考滿歸、往見李侗于延平、二月丙申、

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知院事、三月辛酉、

朔、日食、夏四月丙申、復詔文武官非犯賊罪、並許

以致仕恩任子、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

承旨崔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

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

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為對、亮大悅、

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

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

金遷汴

金崔永固

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長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為右丞暉為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六月壬辰太白晝見癸巳流星

金韓汝嘉

金綦戩

書墮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祕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待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瓌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

金入寇二事

通鑑卷之七十一 宋紀一
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復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可以爲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議興兵南侵。八月甲寅地震。九月庚辰，以王剛中爲四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強，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

王剛中

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十一月，朱熹以養親乞祠。十二月，帝作損齋，爲燕居之所，曰：治道貴清淨，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差朱熹監南嶽廟，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洩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

黃中

趙子瀟

蔣璨

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江。又於昆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患。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昆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濬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復嘗開濬。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餘緡。米十萬餘斛。於是詔監察御史任古復視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誠便。若依所請。以五千功。月餘可畢。詔以激賞庫錢平江府上供米如數給之。

任古

水利

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行慶壽禮。庚申、濬平江三十六浦、以洩水。趙子瀟又言、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等。若不濬福山塘、則水必倒注于丁涇。乃命併濬之。二月甲寅、詔取具貶歿臣僚姓名、議加恩典。金主亮謀南侵、乃命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

金張浩
敬嗣暉
梁漢臣
孔彥舟

金僉丁

吏治

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夏四月辛亥命縣令有政績者諸司同薦不次升擢以風厲之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識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

孫道夫

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丙申陳誠之罷己酉沈該以貪冒罷秋七月丁亥以賀允中參知政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熹方控辭會言者論事似若侵熹者以故不至九月甲午

出處

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臣所不敢庚子皇太后韋氏崩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冬十一月丙午攢顯仁皇后于永祐陵十二月辛未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孝

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

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且宜生

閩人也初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鱸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予善風鑑子有奇相故欲驗予術耳歸它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途宜生方躡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誣建劔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于以秘策汝爲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

渡江至秦州有大姓吳翁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備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予日者燕客執事咸餒而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欲然不怡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寔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

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費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遂以命題蓋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

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為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至是以翰林學士入賀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丘風宜生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乃為隱語曰今日非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主烹之丙申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癸酉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甲戌詔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

金以漏洩
烹使

葉義問

皇子瑋

備訓

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瑗遂得立制授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封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帝晚年乏嗣抱望思之恨頗怨張浚謂浚之處專亦大過云三月癸卯賜進士梁克家等及第出身又得一林大中夏四月丙辰以賀允中兼權知樞密院事六月庚午王綸罷

梁克家

林大中

秋七月戊戌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歎倬知惠州陞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八月

賀允中

月丙午朔日食壬子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為之備癸丑賀允中致仕九月庚寅以李寶為浙西副總管寶嘗陷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於平江督海舟捍禦

李寶

冬十月癸亥日中無雲而雷十一月癸巳夜有

白氣出入危昴間十二月乙巳朔湯思退罷侍御

簡畫

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浙遂通行諸州是冬朱熹復見李侗于延平退寓舍旁西林院熹曰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汪應辰曰元晦師事延平父益不懈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

又無女謁之私意者。始爲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常謹于備邊也。二月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取士。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典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又其甚者。論既併場。策問太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爲成憲。從之。三月壬午。以楊椿參知政事。丁亥。奪秦熈贈官及遺表恩賞。庚寅。以陳康伯朱倬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夏四月。

吳拱

辛未。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五月戊寅。以吳拱知襄陽府。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荆南。

朱倬無識

以視緩急、拱玠之子也。辛卯天申節、金主亮使人來賀、初孫何帥臨安、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極言臨安景物繁華、借麗其詞流播、亮因而羨慕、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節為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

金高景山
王全

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甲午、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毋失機會、是日為淵聖發喪、議謚、洪邁曰、淵聖北狩不返、臣民悲痛、當如楚人立懷王之義、號懷宗、以係復讐之意、不用、上廟號曰欽宗。乙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處置軍事、丙申、命主管馬軍司成閔部兵三萬人、戍鄂州、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以張去為陰沮用兵、乞斬之、以作士氣、帝嘉納之、六

俊卿兩疏
擊奸

月乙卯，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故遼人移刺窩斡叛，金圍臨潢。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丁。于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

遼叛金

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自度大軍必相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撒八旣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刺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刺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已而復謂札八曰：「若降爾，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八見窩斡兵衆強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有爲，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羣

羊爲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宰特本部族節度遂幹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是窩幹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秋七月、金主亮遷都于汴、分命諸將、由唐鄧瞰荆襄、由秦鳳窺巴蜀、由海道趨兩浙、初、金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或者狼藉于道

金三路入皆有成謀我惟都堂一集議而已

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于是國內騷然、盜賊蠡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餘人、戊子、貶周麟之筠州居住、初、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

金祈宰

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康伯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貶遣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

金不受賀

魏勝復海州

異人

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背信背盟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

董成

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眾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眾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辟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焱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降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

滕焱

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己巳，起復成閔為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

金弒太后

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柰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樗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

金從單后

金張浩
蕭玉

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弃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爲勛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有敢諫者。遂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趣臨安。劉萼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荆襄。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

通鑑卷之七十九 宋紀
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
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
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
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啓
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
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
遠近大震甲戌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門
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
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
之剛中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

李彥堅

王剛中

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馳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
道而進授以方畧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
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
遣別將彭青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
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
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歎
曰身督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庚辰以黃祖舜同
知樞密院事乙酉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
潁河渦河口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
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

張正彥

彭青

劉海

曹休

李燾

王友直

王佐

王任

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於理
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爲
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爲十三軍置
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
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
爲忠義都統制九月癸巳授燕人劉蘊古爲迪功
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金主亮將南寇使之僞降
以覘國而無機可乘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
兩國事見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邪因縱談
亮國虛實以啗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

勝寶兵

易事耳邊臣不疑密以名聞時兵釁已啓詔許引接
至行都首言其二第在北皆登魏科惟已兩薦禮部
而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國者喜之蘊古猶不
厭意日強聒于朝辯舌泉涌廷臣咸竒之繼改京秩
通判鄂州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
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
西勝遣人邀之寶逆風至東海忼慨厲士卒赴援與
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
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
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

襲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日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歿傷。乃拔砦走。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丁未。傳檄遼夏高麗渤海諸國及河北河東河南諸路。諭出師共討金人。是日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于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

金人立帝

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婆安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于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

王權節制

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訛里朶為帝廟曰睿宗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奔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

政府有人

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于吳分定成漑水之勳闔士倍于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權戶部侍郎汪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漫列戰功

吳超
自琦
王佐

通鑑卷七十九 宋紀
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亮入和州。以梁山灤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自琦、王佐等拒之于阜角林。錡

劉錡之捷

陷重圍。下馬歾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丙寅。李寶大破金人。

李寶之捷

于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白島。敵舟已出海口。

李公佐

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白神。風自桅樓中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捩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可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捲聚。一

遇。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初。葉。顥。知。處。州。以。法。繩。湯。思。退。之。兄。思。退。不。悅。屬。常。州。通。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守。常。州。帝。視。師。建。康。道。毘。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又。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節。省。冗。費。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

葉顥

羨餘顥曰名羨餘他郡將效之非重征則橫歛是民之膏血也自我開端貽禍他郡不願爲也十一月

召張浚

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府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是官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犒軍畢即趨赴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

風水人火
箭相遭大
奇

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犯瓜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于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却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眾以為不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歿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路趨建康。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

魏俊
王方

臺。殺黑馬以祭天。以羊一豕一投于江中。召奔賭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

異人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歿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

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歿于江者亮悉敵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平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

盛新

斬截

舟。縋。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且。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

張深

苗定

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為。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

通鑑卷之九十九 宋紀
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
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
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劉之
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
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
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鵲船于瓜州期以明日
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
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日前阻淮渡皆成擒矣
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
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

金耶律元宜

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
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
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
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办之手足猶動遂
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
大磐衣巾裹其尸而焚之収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
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
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
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
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

金納合幹魯補

鄭樵

將自斃至是果然。金主雍知亮被弑趨入燕京。史臣曰完顏亮欲爲君則弑君欲圖鄰則弑母欲奪人妻則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它論至于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盡入嬪御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可不戒哉。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張浚至建康見行宮器具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一時倚以爲重。詔罷教坊各令自便蓋建炎以來畏天敬祖虔恭祀事雖禮樂煥然一新然始終常以天下爲憂而未嘗以位爲樂有足稱者。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 辛巳一年

高宗二十一

紹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食帝在鎮

江府尋幸建康命鄭樵以所著通志進樵尋卒樵字

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

居夾漈山謝絕人事經旨禮樂天文地理蟲魚草木

方書皆有論辨嘗召對敷陳古學授迪功郎禮部架

學問駁雜
必無出處

閣御史葉好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因著通志、入
爲編修、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又坐言者寢其事、樵
之學、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
仕進、識者以是少之、四川宣撫使吳玠、使大將姚
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
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
宋綬者、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學、當艱難
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顧茲全蜀、久賴撫綏、
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之勞、自非先生以體
國愛民爲念、何以及此、天下之勢、固有不兩立者、兵

王之望甲
卑礫礫其
言亦難信
而宋綬或
未可全非

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其萬歿之功、民不可
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下之通理也、先生深
知兵民兩相爲用之策、聞蜀民自軍興之後、恬然自
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亦大矣、然有可言者、
綬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時異事異、固宜改更、
不可執一、自虜人去年九月六日叩關、于時事出倉
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宣撫吳公自謂可
以兩月爲期、必能克敵、旣而虜壁愈堅、相持已踰四
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
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

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

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朝廷財用匱乏，若黃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紱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正在此舉。紱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在愚，或以爲可教，則一覽付火，之望讀之大駭。乃荅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科數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

止言

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之望。取辦可也。至于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科敷。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歛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越月。然則解嚴未可期。

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歛於民。乃所以爲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與。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犒。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畧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旣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爲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四
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況聞攻關之日。歿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垛賞給爲詞者也。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圈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垛銀絹始能破賊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

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宜撫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猶設支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歛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勲。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爲人幕府。不能以此等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王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

引二千八百道銀絹二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爲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未得者何人也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賄出納爲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銀絹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椿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宜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爲言今散關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

關要銀絹錢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可結舉保明具申當以聞於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爲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乎之望嘗備負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緩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恐時金主亮歿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

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有齊州歷城人辛弃疾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人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弃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遇京京以爲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弃疾與之遊義端亦聚衆千餘弃疾說仲綵京義端一夕竊印奔金京怒欲殺弃疾弃疾急追獲之斬其首以歸京益壯之令奉表歸宋帝見大悅授以天平節度掌書記持節召京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二月戊戌以虞允文爲川陝宣諭使初允文還朝帝慰

允文璘合

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是陛辭言金亮旣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畧中原癸卯帝發建康將還臨安軍務未有所付詔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權中書舍人劉珙不書錄黃仍論其不可命再下珙執奏如初乃復帝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非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矣不從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給事中金安節言廬之合肥和

吳芾

金安節

之濡須。皆管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弃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丁未。劉錡卒。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以父功補官。歷大尉。威武節度使。至是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忼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

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其荅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沒。金以張浩爲尚書令。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高丁巳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爲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寢。閏月。祔欽宗主于太廟。癸未。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鷄。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

楊從儀

鎮戎軍遂復大散關辛卯楊椿罷辛弃疾至山東
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以降金弃疾還至海州與
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
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逕趨金營即帳
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弃疾江淮判官弃疾
時年二十三吳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陝華
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旣得復失竟無成功仲
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
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
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

李師顏

吳挺

將往督師先僻于險且治夾河戰地璘至城下守埤
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矢不忍發璘按行諸屯斬
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
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
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
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
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取環
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
軍夏四月戊寅以汪澈參知政事戊子金高忠
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

嚴忠

張闡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九
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閭門見圖書

洪邁父子
使命

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辛亥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闔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

郭蔚

張子蓋

張汜死戰

立皇太子

寶以聞。五月辛亥，鎮江都統張子蓋率兵救海州。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畧陣中流，矢歿。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魏勝等繼之，殊歿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死者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金追廢亮為海陵煬王，蕭玉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虐，皆放歸田里。特末哥及其妻高氏伏誅。甲子，立建王瑋為皇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

金蕭琦

扈蹕以供子臧。帝亦欲瑋徧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昚。六月庚午，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司，吳拱主管侍衛步軍司，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也。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郵延一路，發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詔集議于解州，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
爲王夫人 乙亥朱倬罷是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
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
宮太子固讓不許 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
諭之太子又推遜不受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
諭再三乃止于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
太子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步出祥
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
令左右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

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
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
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于汪黃終制于秦檜偷安
忍耻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于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
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
之 庚辰詔五日一朝德壽宮 以龍大淵爲樞密
副都承旨曾覿幹辦皇城司二人帝潜邸知客也
甲申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岳廟朱熹上封
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

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監司特宰
執臺諫則
虐民無已

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乙未，晦，金人屠原州。秋七月癸卯，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

浚浩際
浩不終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
潜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
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
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
成功 戊申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
八月己巳以史浩參知政事丁亥班寬恤事十八
條戊子追復李光官趙鼎范冲並還恩數庚寅以生
日為會慶節 九月丁酉史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
可過寶鷄非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
敵必襲之朝廷遂欲弃三路虞允文上言恢復莫先

罷允文尋
擢

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
旦弃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
不慮于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
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弃地利害帝
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故遼人移刺窩
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
遣右副元帥謀衍討之遇于長灤窩斡大敗率眾西
走謀衍復追敗于霽霖河窩斡去攻懿州金師又無
功僕散忠義自請行乃以為右副元帥代謀衍忠義
及紇石烈志寧追之至梟嶺西陷泉大敗之窩斡以

金謀衍
僕散
忠義
紇石烈
志寧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九 高宗皇帝 十一
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高幹自
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
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札八不服每為邊患金人
苦之冬十月己巳葉義問罷戊子以張燾同知樞
密院事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紇石烈
志寧副之時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
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
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
簡閱士卒分屯要害十二月乙丑詔宰相復兼樞
密使丙寅詔吳璘班師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

謀奔三路
遂使大將
班師秦檜
復生思退
未退也

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
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奔三路遂詔璘
班師胡憲卒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
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
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
易於譙定父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
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
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
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折彥質范
冲朱震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

出處

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于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出。太守魏玘入里致詔。且為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諸生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岳廟。以歸。久之。起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元。推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為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不

程元

龔何

劉子翬

馮方

查籛

李浩

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歿。不恨。時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熹。受學於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為久。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籛。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為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云。

通鑑卷第八十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上極盡先意承志之道、時訪求珍異、以供娛悅、會將舉慶典、有北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于內、帶十三銖、銖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旣成矣、傍有璫見之、從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旣聞遍國中、無復售者、璫之巧中類如此、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

終